

# 维护国家安全是公民的神圣义务

淮水日报

生活

## 智慧铺就创业路

## 爱心照亮他人心

■ 杨海燕

放弃年薪数十万元的外企高管职位,只为回乡照顾病重的亲人;赤手空拳,用诚信和智慧打拼出红红火火的事业;心存善念,带动更多的人开展公益活动……这就是周文广,一个事业有成、热爱生活、充满爱心的人。

周文广1977年出生于保滩街道,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老四,因家境贫寒,父母把他送到外婆家生活,懂事的他刻苦学习,考上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上海的一家美国化工企业工作,后来调到美国总部研发部,五年后调任上海代表处主管。

身为外企高管,亲人们都为周文广感到骄傲,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放弃数万元年薪,义无反顾地回乡了。2015年,周文广的舅舅病重,听到消息后的他,再也不能安心工作了,他想起幼时在外婆家生活的经历,外婆含辛茹苦地抚养他,舅舅辛苦打工为他缴学费,外婆常常在他面前念叨:“我死后,你舅舅没有子女,老了怎么办呢?”周文广一次次地安慰外婆,说只要自己有饭吃,就不会饿着舅舅。因此,当舅舅病重后,周文广想起对已经去世外婆的承诺,便决心放下事业,尽一份孝心。

孝心虽然可嘉,但亲人们都反

对他辞职,父亲更是着急地对他:“你回来后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父亲的话没有错,回来后,周文广在市区找工作一再碰壁——薪水只是他以前的零头,反差太大了。

一个偶然机会,周文广到朋友的窗帘店里玩。看到眼前琳琅满目的窗帘,他眼前一亮,有窗户的地方就有窗帘,做窗帘生意前景广阔啊!既然别人能做,那么自己也能做。

但他和很多人做家装窗帘不一样,他觉得做工装窗帘更有发展空间。于是,他带上朋友店里的四本窗帘样本,开始跑正在建设的酒店、学校、工厂。

当他和一家在建幼儿园老板联系时,得知老板住院,他从老家水塘里捉到两条黑鱼,熬汤后带到医院去看望老板。老板被他真诚的态度打动,当即表态:“幼儿园的窗帘给你做了。”老板给他打了一万元订金后,他立即赶赴浙江柯桥窗帘布批发市场,报名参加窗帘加工培训班,空闲时间便到市场精心挑选窗帘。一个星期后,学到加工技术的他,带着采购好的窗帘回来了,他让安装师傅在旁边歇着,自己动手安装,不懂的地方就问装修师傅。这样,他又学到了安装技术。

随后,他又顺利接下这家幼儿园的保洁和铺装大理石生意。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没有投入一分钱,单是窗帘生意就挣到了20多万元。感到能在家乡立足的他,便成立了淮安广通窗帘布艺公司。由于讲



诚信,为人真诚,口碑好,顾客口口相传,他的生意蒸蒸日上。

要做就做最好。周文广为了提升自己业务能力,每个月都要出去学习软装设计,回来后再把老师教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业务中。2018年,他申请去法国巴黎进修四个多月。此后,他又去学习两次。如今,他是淮安市唯一获得软装设计师(高级)证书的人。他还在杭州开了一家软装设计培训班,吸收来自全国各地学员一千多名,并给苏州红蚂蚁装饰等公司做内训,业务也扩展到上海等地。

有一颗进取心的他,更有一颗爱心。还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经常跟同学去敬老院为老人读报纸、买零食、推着老人出去散步……回来创业后,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一

个公益组织,慰问老人,看望留守儿童……

为发动公司所在的市场内更多老板参与公益活动,今年年初,他成立了舍馨公益协会,吸纳200多名会员,为孤寡老人过寿,给他们买新衣服和日用品,开展留守儿童微心愿活动……喜欢美食的他,每当看到老人开心地吃他烧的菜,他会感到十分高兴。

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回到保滩街道的家。一次,他在保滩街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骑着三轮车捡废品,他询问后得知老人来自徐州,孤身一人生活,便收留下了老人。他在为保滩敬老院81岁的岁大爷过寿时,岁大爷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还定期慰问居家孤寡老人张大爷……

馅,包饺子花,祭祀祖先。这个司空见惯之味,在来客之时还能登上大雅之堂。前不久,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从山东打工回来的小舅子,一位是从石湖乡下来的老同学。客人执意不去饭店,要到我们家里吃。妻子在四道热菜中便想出了用“头刀韭”裹春卷,一番制作,下锅炸熟后,口感清新,风味独特,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佐酒菜肴。我陪客人一连喝了四杯酒,吃了两支春卷,真是心情开朗,越吃越喝越有滋味!



韭菜切碎下锅煸透,再将鸡蛋入锅一起拌匀,一碟韭菜炒鸡蛋就完成了。就餐时满屋飘香,吃到嘴里新鲜香嫩,口感特别爽。

清明节,我家特地选用早韭作



■ 吴善然

## 我与淮海琴书结缘

■ 蔡述杰

我与淮海琴书结缘,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1968年开始直至1977年,我们家乡老百姓不但生活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在那个比较沉闷的特定年代里,经队长同意,会留下偶尔从生产队路过的一个或两个背着乐器唱淮海琴书的人,利用晚上在社场或农家场院表演淮海琴书,报酬由生产队每唱一晚给几斤粮食,社员们闻讯俱皆乐得合不拢嘴、奔走相告。

那段时期,我听过很多人的琴

书,如我县的纪兆胜、梁玉晶、朱法章、蔡宗林等。内容有《薛仁贵征西》《李官保投亲》《罗成大闹德州府》《金玉环记》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在南六塘河工地上,还听过我县著名淮海琴书艺人刘连勋演唱的表扬工地好人好事的琴书,优美的音乐和悦耳的唱腔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每一次声情并茂的表演都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听着,听着,有时情不自禁地会跟着学唱,很快我就迷上了淮海琴书,只要有人来队里或邻队演唱琴书,我都会到场,一晚不落,与它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祖国万象更新的大好形势,爱好文学的我激情难控,积极向由涟水文化馆编辑的刊物《涟水文艺》投稿。在长达六年的投稿期间,通过认真编写、反

复修改,我所写的歌颂党、歌颂改革开放的琴书《还钱》《醒悟》与宣传赌博危害劝人莫要赌钱的琴书《夫妻和好》,先后被《涟水文艺》刊物采用。我从该刊编辑部赠送的多本《涟水文艺》刊物上,欣喜地看到了一篇篇配合时事进行法律法规宣传与反映历史上革命斗争故事、歌颂英雄人物的淮海琴书。每当看到刊物上的淮海琴书,我如遇挚友,就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贪婪地啃食着琴书这一文化大餐给予我的宝贵知识。

2020年3月下旬,为弘扬优良传统,倡导文明新风,县文明办与民政局联合开展“绿色清明 文明祭扫”主题征文活动,我知情后积极参与。因征文体裁不限,经过认真思考,决定采用我喜爱的琴书体裁编

写。想不到我所写的淮海琴书《清明安全文明祭扫要做到》在此次征文活动中竟然荣获了三等奖。

改革开放给家乡人民带来了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金钥匙,昔日人们眼中梦寐以求的电视机、收音机等家用电器,如今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农村到处呈现一派欢声笑语的喜人景象。遗憾的是已有多年在街头场院很少看到淮海琴书表演,想起昔日听书的情景,心里就不是滋味。尽管如此,我对淮海琴书的喜爱丝毫没有改变。为了弥补多年来未看到淮海琴书精彩表演的缺憾,我在今年春节前,在集上购买了一台价值200多元能播放包括淮海琴书在内的小唱机,为此我欣喜若狂。说实在的,我多么渴望淮海琴书这一百姓十分喜爱的曲艺种类,在新时代能得到更好保护与传承。

又过了一年,家中也新添萌娃一枚,日子不算红火,却也温暖。

前几日正当午饭点,萌娃忽地脸色变化,小嘴下撇,眉毛紧紧皱成一团,开始发力。我大叫了声“不好!”,便疯狂往嘴里塞上一大块米饭,生怕一会儿熏得自己咽不下。倒是娃爸,不急不忙地推开碗筷,伸头,凑近娃的屁股闻了闻。确认无误,便忙着端热水,取棉柔巾。在娃出生前,一直宣称要做“甩手掌柜的娃爸”竟忘记了自己的誓言。

看着娃爸忙前忙后的样子,再想想他偶尔对娃吼吼的样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看着,让我想起了娃的外公——我的老爸。

我自认为老爸挺帅,毕竟别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哈哈。老爸没有什么文化,喜欢喝酒,爱抽烟。要是让我选老公,一定不会选他这样的。但是做爸爸,他是非常合格的!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在我家不是。老爸对我的爱不像山,像水泥和水的混合物,坚硬。记得大二的暑假,我去上海探望打工的老爸。说是去看他,不如说是满足一下自己的上海之行。在我的印象中,老爸说他在上海开大货车,待遇很好。没事的时候,还会和其他叔叔一起打打牌,消遣、娱乐一番。几经波折,我终于到了嘉定区的一个老、破、小居民区的二楼。屋里的漆漆的,似乎终日照不见阳光。厨房的台子上散落着几盒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泡面盒,地上的菜叶子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干枯、蔫黄。进入爸爸住的房间,一样的漆黑,只是多了点人气。小小的一间屋,住了两个大男人。屋子中间用两个板凳拼成一张桌子,日常娱乐空间大抵就是靠它来创造。一台落满灰尘的长城落地扇“吱吱呀呀”唱着歌,倘若唱得不高兴,还要怒吼两声。

老爸许是怕我的到来影响了其他叔叔的休息,又或者是瞧出我的脸色有些变化,爽朗地笑了两声说:“我女儿来了,今天得吃顿好的,我们下馆子吧!”我没吱声,只是跟在老爸的身后逃也似的离开。老爸中午喝了南方的黄酒,借着酒劲又“吹起了牛”,全然忘



我已探过他的老底。“爸爸在这里挣钱很容易,钱不够就说,别为难你自己。”看着他晒成紫红色的皮肤,削瘦的脸庞,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个地洞钻一钻。酒足饭饱,爸爸也没留我,只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了10张浸着汗渍和油渍的百元大钞塞到我手里,很潇洒的样子。末了,还不忘嘱咐一句,别告诉妈妈。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个从不会甜言蜜语的男人也有他柔情的一面;那一刻,我从稚气未脱的学生骤然成长,生活的苦累不应该是父亲一个人的;那一刻,我长大了,我明白所有的美好都是老爸给我建造的梦幻城堡。未来的路,我要学会自己走!

## 做客礼仪



## 我与淮海琴书结缘

■ 蔡述杰

我与淮海琴书结缘,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1968年开始直至1977年,我们家乡老百姓不但生活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在那个比较沉闷的特定年代里,经队长同意,会留下偶尔从生产队路过的一个或两个背着乐器唱淮海琴书的人,利用晚上在社场或农家场院表演淮海琴书,报酬由生产队每唱一晚给几斤粮食,社员们闻讯俱皆乐得合不拢嘴、奔走相告。

那段时期,我听过很多人的琴

书,如我县的纪兆胜、梁玉晶、朱法章、蔡宗林等。内容有《薛仁贵征西》《李官保投亲》《罗成大闹德州府》《金玉环记》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在南六塘河工地上,还听过我县著名淮海琴书艺人刘连勋演唱的表扬工地好人好事的琴书,优美的音乐和悦耳的唱腔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每一次声情并茂的表演都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听着,听着,有时情不自禁地会跟着学唱,很快我就迷上了淮海琴书,只要有人来队里或邻队演唱琴书,我都会到场,一晚不落,与它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祖国万象更新的大好形势,爱好文学的我激情难控,积极向由涟水文化馆编辑的刊物《涟水文艺》投稿。在长达六年的投稿期间,通过认真编写、反

复修改,我所写的歌颂党、歌颂改革开放的琴书《还钱》《醒悟》与宣传赌博危害劝人莫要赌钱的琴书《夫妻和好》,先后被《涟水文艺》刊物采用。我从该刊编辑部赠送的多本《涟水文艺》刊物上,欣喜地看到了一篇篇配合时事进行法律法规宣传与反映历史上革命斗争故事、歌颂英雄人物的淮海琴书。每当看到刊物上的淮海琴书,我如遇挚友,就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贪婪地啃食着琴书这一文化大餐给予我的宝贵知识。

改革开放给家乡人民带来了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金钥匙,昔日人们眼中梦寐以求的电视机、收音机等家用电器,如今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农村到处呈现一派欢声笑语的喜人景象。遗憾的是已有多年在街头场院很少看到淮海琴书表演,想起昔日听书的情景,心里就不是滋味。尽管如此,我对淮海琴书的喜爱丝毫没有改变。为了弥补多年来未看到淮海琴书精彩表演的缺憾,我在今年春节前,在集上购买了一台价值200多元能播放包括淮海琴书在内的小唱机,为此我欣喜若狂。说实在的,我多么渴望淮海琴书这一百姓十分喜爱的曲艺种类,在新时代能得到更好保护与传承。